



郭麐“听漪山房”原址今貌

四方文友流连别墅 张昭潜亦写文抒志

建亭漪上，埋首荒村。也许，郭麐这种“开径望三”的隐居生涯击中了文人雅士的某种心境，抑或是借他人诗酒以浇自己心中块垒，四方文友多来杨峡别墅寻访，流连忘返，诗柬往来，即景抒怀，还有来自主人做过幕客的夔州境内的朋友。

诸城诗人王叔甸几次探寻，屡有即景诗作。潍县王之翰、王石经等一代名士亦多有诗文描写。正如郭麐自己记述：“几良师益友诗文相赠。”其中，长州一陶姓文友写下“漪水从君得”诗句，以郭麐首先发现大于河古名“漪水”，赞誉郭氏治学的孜孜不倦。潍县“茂才”张昭潜为“听漪亭”写下了长达几百字的记文。文中以漪水借题发挥，慨然抒志：“区区一漪，以为河汉江湖可，以为蜀道流泉、匡庐飞瀑可，即以为天风海涛亦无不可。予嘉倾耳而会于心，抱膝长吟之余，吾知其悠然远矣。”

张昭潜，字次陶，潍县城里人，《潍县志稿》有传，文才横溢，省域内重大碑记文稿多出其手，曾主讲多处著名书院。然而，科场蹭蹬，平生仅为“茂才”贡生，从某种心境上说，与郭麐同气相求。所作记文正中主人怀抱，郭麐手自抄写后，珍惜地张贴于春韭园后面的“听漪亭”壁上。

把酒倾怀抒豪情 长歌相赠韩息舟

韩秀岐，潍县城里东关人，字西周。与郭麐同载入《潍县志稿·人物·高士》卷中。同郭麐一样，有着一段做幕客潇然返回故里的人生经历。其熟谙历史掌故，精擅铁笔篆刻，癖好古文字研究。为见到梦寐以求的《石鼓文》，长途跋涉，两次往返京师，费尽贫家银两，从此陷入一贫如洗境地。曾写下一首自嘲小诗：“自笑一裘当被披，夜来风雪冷难支。山妻为爱小儿女，寄语阿翁起少迟。”但其傲骨在项，索性改字“息舟”，闭门谢客。不登富贵之家门槛。名门望族，争相延请，这位“韩生”（郭麐语）绝不以艺术媚人，自持一恒。并为此写下了《衣带铭》：“此带此带，约束勿懈。微独束余一身，并贻后世子孙。”同治十年（1871），陈介祺夫人李氏撒手人寰，59岁的陈介祺悲痛不已，找人铸起厚铜板，盖上夫人墓穴。铜上铭文须找一高手篆刻，有人举荐了韩秀岐。

韩秀岐却迟迟不至。其东关圩住所与陈家只有一河之隔，竟如同天涯。几番周折后，找来昌乐一位叫阎雨帆的人从中托求，韩秀岐才出现在陈家。到来之后，直奔近前，力透铜背，刻罢大汗淋漓，未踏进客厅半步，扬长而去。陈家备以重礼，送来“蜗居”，答应请其再到陈宅，赠送田亩周济贫穷。韩秀岐一揖长谢，无语送客。哀伤中的陈介祺大为感慨，夫人丧仪结束后，挥毫写下了“踽凉齐饿者 俎豆古遗民”一副对联相赠。

相同的人生，相同的傲骨，使郭麐与韩秀

文人雅士 云集陋室



郭麐的隐居生涯击中了文人雅士的某种心境，四方文友多来杨峡别墅，诗柬往来，即景抒怀。潍县“茂才”张昭潜为“听漪亭”写下长达几百字的记文；潍县高士、郭麐挚友韩秀岐来此，二人把酒倾怀，郭麐当即写下了《贫交引赠韩息舟》长歌；陈大花翎、金石大家陈介祺与郭麐成为“忘年交”文字知己。

岐结为了挚友。一次，韩秀岐过访杨峡别墅，把酒倾怀，郭麐诗情豪发，当即写下了《贫交引赠韩息舟》长歌，慨慷吟唱：“归来依旧贫如常，策蹇过我囊驼庄。同是依人中道弃，酒酣击筑歌慨慷。”“文章道义相切磋，太行可移交不变。”“吁嗟哉！浮世悠悠谁是耐久交，乘马戴笠不相抛。不相抛，得一韩生亦足豪！”

借鉴“先君子”君佐公旧事，平时极少饮酒，也许，这是郭麐平生少见的一次酒酣大醉了。

登门拜访陈大花翎 友情深厚成为知己

据《潍县志稿·人物·高士》载：郭麐自居乡后，不入城市者六七年，绅富戚族之门阙，内外无足迹也。独于考证篆籀、辨别碑版真伪时，一诣陈介祺家。

陈介祺，潍县名门陈大观家族后裔，至父亲陈官俊及陈介祺两代，家族显赫。父亲陈官俊为朝廷大学士，陈介祺少年时即随父在京求学，19岁即以“以诗文名都下”。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中进士，自此登上仕途，供职翰林院，官至翰林院编修。咸丰年间，钦赐赏戴三眼花翎，潍县民间称其为“陈大花翎”。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，经史、义理、训诂、辞章、音韵等学问，皆有造诣。尤酷爱金石文字。不惜巨资搜集文物，在县城建成“万印楼”，仅三代、秦汉古印一项，即收藏7000余方。晚年时以收藏钟鼎重器“毛公鼎”而名满天下，成为一代金石学家。咸丰四年（1854），目睹权丧国辱的朝廷腐败，借祖母夏太夫人丧事“丁忧”返回故里，自此家居专心金石研究，得一器一物，必察其渊源，考其价值，解其阙疑。

郭麐慕名登门拜访，切磋学问，寻幽探微。惺惺相惜，成为“忘年交”文字知己。陈介祺年长郭麐10岁，对于这位“穷遇”布衣，却时时以“先生”称之。在陈介祺的一则记事手札里，这样记载：“咸丰年间，临朐山中出土铜器一，似盆，内盛黄色贝形似龙骨者甚多。人不知为何物，余见而收之。”“同治庚午十月六日，雨后灯下与子嘉先生观菊上盆言及之，因以其一为赠，而记之如此。”爱乌及屋，在另一则送与郭麐古碑拓片上的附记中写道：“令郎（指郭麐儿子续大）年十三便喜访古，所得‘解家砖’手拓本，滋润生动，张子达虽（拓碑）老手恐不能及矣。此送今年辛未（1871）正月十六日房纷池拓墨一纸，可付令郎闲中细玩之。”登堂入室，深夜交谈。观菊为乐，犹谈钟鼎。并殷殷念及家人，足见友情深厚一斑。

对于这段有攀附高门之嫌的友情，郭麐始终洁身自持，金石学问切磋之外，无一缕一丝媚谄求人之态，无不可对人言之事。暮年时，将陈介祺与其信札悉数见示和托付于好友王承吉，坦坦荡荡。穷老中，傲骨风采依然不减。



陈介祺雕像